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五　　　飛
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
商那和修臨涅槃時以法付囑憂波
毱多而作是言昔婆伽婆以无上法
囑累尊者摩訶迦葉欲令衆生執大
明炬永離諸苦得涅槃樂迦葉次付
吾師阿難阿難轉復囑累於我我欲
滅度委付於汝汝若於後欲涅槃者
摩突羅國有善男子當出于世名提
多迦久修願行辯才无盡汝當於後
度令出家可以法眼悉囑累之憂波
毱言唯然受教逮至尊者憂波毱多
化緣將訖意欲涅槃觀提多迦出世
未也思惟便知猶未出世尒時尊者
憂波毱多將比丘衆往詣其舍漸漸
轉少乃至單已其父長者問言大聖
豈无眷屬何以獨行憂波毱多荅曰
長者我出家人无有給侍若有人者
當見垂恵長者復言我樂居家不能
為道若後生子必相奉給憂波毱言
善哉斯意當守此心勿令變悔而此
長者數生諸子年皆童稚輒便命終

衆後生子名提多迦顏貌瓌瑋聰明
黠慧善能受學諸論經記過去修行
深種善本憂波毱多徃從索之長者
歡喜手自付與將至僧坊度令出家
年滿二十為受具戒初白之時斷見
諦結得須陁洹第一羯磨薄婬怒癡
獲斯陁含第二羯磨欲界結盡得阿
那含第三羯磨尋時斷除三界煩惱
建立梵行成阿羅漢三明遠照六通
具足避步隱顯自在无閡憂波毱多
而告之曰慧日世尊慈悲普覆欲濟
衆生生死大苦以无量劫所集之法
囑累尊者摩訶迦葉作大明燈照諸
癡闇普令一切皆得修學斷絕愛網
出欲淤泥迦葉次付阿難比丘阿難
滅後囑累吾師商那和修商那和修
以付於我如是相續常轉法輪灑甘
露味療煩惱渴然我今者所作已辦
涅槃時至滅度不遠以此法寶持用
付汝汝可於後受持頂戴懃加守護
無令漏失演法光明照愚癡闇又提
多迦如来涅槃賢聖隱沒所有一切
深經寶藏漸當衰損墜沒於地世間民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五　董張飛

条

冥流轉生死所以者何在昔吾師商
那和修既滅度後七万七千本生諸
經滿足一万阿毗曇藏凡有八万清
淨比丘如斯等法皆悉隨滅一人涅
槃衆法衰滅況多賢聖俱皆滅度
淨妙勝法永无遺餘是故我今慇懃
付汝汝當至心敬順我意於諸衆生
起大悲想受持流布无令斷絶提多
迦言敬受尊教我當擁護如斯正法
為未来世作不請友於是次宣无上
法味其所化度甚大弘廣緣訖涅槃
人天悲感即取舍利起七寶塔燒香
散華種種供養昔提多迦臨滅度時
以法付囑最大弟子名弥遮迦多聞
愽達有大辯才而告之曰佛以正法
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將
涅槃用付於汝汝當於後流布世眼
弥遮迦言善哉受教於是宣流正法
寶藏令諸衆生關涅槃道化緣已竟
臨當滅度復以正法次付尊者佛陁
難提令其流布勝甘露味難提於後
廣宣分別轉大法輪摧伏魔怨然後
付囑佛陁蜜多其人德力甚深无量

善巧方便化諸衆生令離惡見趣寂
勝道以大智慧而自莊嚴演清淨味
摧滅異學如是功德不可窮盡我今
隨順說其少分有大國王總領天下
高才勇猛多聞博達宗事異學信受
邪見於佛法僧恒懷輕毀佛陀蜜多
作是念言吾師難提以法付我我當
云何敷演勝眼令諸衆生普得饒益
復作是念今此國王甚大邪見我宜
先往而調伏之譬如伐樹若傾其本
枝條花葉豈得久立作是念已於十
二年躬持赤幡在王前行經歷多時
王都不問過是已後忽便問之斯是
何人在吾前行尋便命召而問其意
荅言大王我是智人善能談論欲於
王前求一試驗尒時大王即便宣令
國內所有諸婆羅門長者居士聰明
博達善於言辭悉可集吾正勝殿上
與一沙門共對議論於是一切邪見
外道辯才深遠智慧博達天文地理
靡不綜練含忿毒心競來雲集時彼
大王於正殿上嚴辦供具羅布茵褥
燒香散花莊嚴明淨佛陀蜜多即昇

法座共諸外道建无方論淺智之者
一言即屈其多聰辯再便辞盡王見
諸人理皆窮匱躬與蜜多自共議論
始起言端亦尋摧屈佛陀蜜多即作
是念我與王論不應顯勝而語之言
此義深淺王自解了尒時彼王即知
其屈迴改邪心敬信正法受三自歸
為佛弟子於自國土弘宣道化時此
國中有二尼乾邪見熾盛毀謗正法
辯慧聰達善能數筭佛陀蜜多欲化
彼故往為弟子就受斯術不久習學
皆悉通了彼尼乾子出大惡聲罵辱
於佛佛陀蜜多語尼乾子莫出斯言
令汝獲罪此報必當墮大地獄尼乾
子言汝豈能知如此之事蜜多荅曰
若不見信汝可筭之既筭已後自當
證知時彼尼乾便自推筭尋見其身
必墮地獄即大恐怖深生憂悔向於
蜜多五體投地白言仁者我當云何
得免斯咎佛陀蜜多告曰尼乾如因
地倒還扶而起汝若歸佛此罪可滅
尒時尼乾起大信心以五百偈讚歎
如来改悔先罪甚自呵責佛陀蜜多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五

第五張 飛

即告之曰汝以此心善業緣故命終必得生于天上尼乹復言汝云何知我得生天蜜多告曰若不見信自笄求實時尼乹子即便下笄自見已身罪滅生天便大歡喜求哀出家蜜多羅言令日宜可告汝眷屬然後乃當相度出家尼乹弟子凡五百人即往其所而告之曰我見勝理情甚愛樂欲於佛法出家為道汝等今可隨意所欲更稟明師諮受勝法時諸弟子咸白師言本相宗仰如大雲盖師入勝道意樂相隨時彼尼乹與五百人至尊者所俱共出家於是尊者佛陀蜜多美聲流布遍閻浮提其所教化無量衆生緣盡捨命弟子悲感取舍利起塔供養在昔尊者佛陀蜜多化緣既訖將欲捨壽告一弟子名脇比丘汝當於後廣敷聖教化諸衆生令得解脫白言大師敬承尊教我當至心守護正法彼脇比丘由昔業故在母胎中六十餘年既生之後顯驗皓白猒惡五欲不樂居家往詣尊者佛陀蜜多稽首礼足求在道次即度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五 [illegible]

出家為説法要辟如鮮淨白𣰆易受
染色便於座上得羅漢道三明照徹
六通无㝵懃修苦行精進勇猛未曾
以脇至地而卧時人即号為脇比丘
善説法要化諸衆生所作已訖便入
涅槃收集舍利起塔供養彼脇比丘
垂當滅度告一比丘名富那奢長老
當知佛法微妙有大功德是故諸聖
頂戴奉持我受付囑守護斯法今欲
涅槃用累於汝汝宜至心擁護受持
時富那奢荅曰唯然於是演暢微妙
勝法其所化度无量衆生後於一時
在閑林下結跏趺坐寂然思惟有一
大士名曰馬鳴智慧淵鑒超識絶倫
有所難問靡不摧伏辟如猛風吹拔
朽木起大憍慢草芥群生計實有我
甚自貢高聞有尊者名富那奢智慧
深邃多聞博達言諸法空无我無人
懷輕慢心往詣其所而作是言一切
世間所有言論我能毀壞如雹摧草
興言若虛而不誠實要當斬舌以謝
其屈富那奢言佛法之中凡有二諦
若就世諦假名為我第一義諦皆悉



梁

空寂如是推求我何可得尒時馬鳴心未調伏自恃機慧猶謂已勝富那語曰汝諦思惟无出虛語我今與汝定為誰勝於是馬鳴即作是念世諦假名定為非實第一義諦性復空寂如斯二諦皆不可得既无所有云何可壞我於今者定不及彼便欲斬舌以謝其屈富那語言我法仁慈不斬汝舌宜當剃髮為吾弟子尒時尊者度令出家心猶愧恨欲捨身命時富那奢得羅漢道入定觀察知其心念尊者有經先在闇室尋令馬鳴往彼取之白言大師此室闇冥云何可往告曰但去當令汝見尒時尊者即以神力遙申右手徹入室內五指放光其明照耀室中所有皆悉顯現尒時馬鳴心疑是幻凡幻之法知之則滅而此光明轉更熾盛盡其技術欲滅此光為之既疲了无異相知師所為即便摧伏懃修苦行更不退轉如是尊者以善方便度諸衆生所應作已入於涅槃四衆感戀起塔供養富那奢臨涅槃時以法付囑弟子馬鳴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五 第八張

而告之曰譬如闇室燃大明燈所有
諸物皆悉照了法之明燈亦復如是
流布世間能滅癡闇是故如来演斯
正法普令一切皆悉修行諸賢聖人
常加守護共相委囑乃至於我我以
勝眼持用付汝汝當於後至心受持
令未来世普得饒益馬鳴敬諾當受
尊教於是頒宣深奥法藏建大法幢
摧滅邪見於華氏城遊行教化欲度
彼城諸衆生故作妙伎樂名賴吒啝
羅其音清雅哀婉調暢宣說苦空无
我之法所謂有為如幻如化三界獄
縛无一可樂王位高顯勢力自在无
常既至誰得存者如空中雲須臾
散滅是身虛偽猶如芭蕉為怨為賊
不可親近如毒蛇篋誰當愛樂是故
諸佛常呵此身如是廣說空无我義
令作樂者演暢斯音時諸伎人不能
解了曲調音節皆悉乖錯介時馬鳴
著白氎衣入衆伎中自擊鍾鼓調和
琴瑟音節哀雅曲調成就演宣諸法
苦空无我時此城中五百王子同時
開悟猒惡五欲出家為道時花氏王

付法藏因緣傳巻第五　第九張　飛

愁其人民聞此樂音捨離家法國土
空曠王業廢壞即便宣令其土人民
自今勿復更作此樂彼華氏城凡
九億人月支國主威德熾盛名曰栴
檀罽昵吒王志氣雄猛勇健超世所
可討罰无不摧靡即嚴四兵向此國
土共相攻戰然後歸伏即便從索九
億金錢時彼國王即以馬鳴及與佛
鉢一慈心鷄各當三億持用奉獻罽
昵吒王馬鳴菩薩智慧殊勝佛鉢功
德如来所持鷄有慈心不飲虫水悉
能消滅一切怨敵以斯緣故當九億
錢王大歡喜為納受之即迴兵衆還
歸本國彼罽昵吒王有大功德被弘誓
鎧志願堅固曾以湼團置於塔上因
覺令此湼團變為佛像作是願已應
時尋成儀相奇特狀若圖畫心大歡
喜踊躍无量王於後時在路遊行見
外道塔七寶莊嚴便大歡喜謂如来
塔前礼稽首至心恭敬燒香散花右
繞讚歎說偈讚曰
具足一切智　斷除欲惱障　衆仙最勝尊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五　第十張　飛

桒

名稱遍三界　解脫離諸有　哀愍群萌類
所說誠真諦　能傾邪論幢　是故我今者
頂礼應供尊
說是偈已應時寶塔分散崩落王見
驚怖而作是言我於今者福將欲盡
失王位乎何故我適礼此寶塔而便
頹毀有人語言王所礼者是外道塔
以其威德微末尠少不堪受王福德
人礼是故尒耳即發塔下得尼乾屍
衆人歎曰奇哉大王德力深厚礼此
邪塔令其毀壞王之功德比於梵天
又罽膩吒曾於一時命剃鬚師教剃
已鬚時剃鬚師在王前立而作是言
我子端政智慧希有唯願大王垂哀
矜愍以女妻之王大瞋恚而語之曰
汝是賤人種姓卑劣云何我女妻與
子乎即便驅逐令至餘處而自默然
不復敢語後更当来言還如前如是
至三王思惟曰今此地下必有伏藏
故令斯人敢為此語即便使人當下
發掘尋便大獲種種寶藏王之智慧
其事如是又罽膩吒在於一時訪問
群臣諸國土中頗有智人可諮敬不

當於尒時有一比丘名達磨蜜多智慧深遠功德具足善能通達三昧定相南天竺國有二比丘心意柔和深樂善法素聞尊者坐禪第一即共相將往詣其所於其住處有三重窟尒時二人至下窟中見一比丘著弊壞衣形貌醜陋端坐竈前為僧燃火時二比丘問言長老達磨蜜多為在何處荅言今在家上窟中汝等宜可急往見之尒時二人進至上窟見向比丘已於中坐時一比丘語其伴曰此老比丘云何乃似向所見者時伴比丘聰慧機悟即語之曰今此尊者尚能如是流布名聞豈不能至此處而坐即前為礼稽首問曰大德威名世聞希有何故自屈為僧燃火達磨蜜多告比丘曰子今當聽我念生死受苦長遠若使頭手可得燃者吾當為僧而盡燃之况餘身分及以燃火何足為難吾念往昔五百世中常受狗身飢窮羸乏唯曾再飽乃於昔時值有一人飲酒既醉嘔吐委地我於尒時食而得足又昔曾有夫妻二人以

器者東熟已出外我見无人至其家
內入頭器中食糜得足後欲出頭了
不能得於是夫妻從外還入見食其
糜深生瞋恚即以利刀用剪吾首於
五百世受斯狗身雖二飽滿而失身
命以是思惟生死長久周遍五道受
苦无量故吾今者不憚懃勞躬為衆
僧而自燃火時二比丘聞是語已深
觀生死无量過患應時逮得須陁洹
道如是尊者達磨蜜多知見高遠名
稱流布王諸群臣素聞其名咸共白
言大王當知罽賓山中有一比丘名
達磨蜜多才慧超倫福德深厚王可
往彼問訊供養時罽昵吒即便嚴駕
前後圍遶往罽賓山離彼住處五百
餘里王自念言若彼比丘福德淵廣
乃能受吾恭敬礼拜設薄福人終不
堪也達摩蜜多性好純素著弊壞衣
顏容樵悴道者弟子咸作是言罽膩
吒王威名高遠屈駕来此礼覲大師
宜自莊嚴著新淨服无令為彼之所
輕賤達摩蜜多告弟子曰如来昔日
无有教勅若見豪貴便自莊嚴且出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五　第十張

家人羸弊是常既得其宜何所改易
尒時彼王即便前進稽首恭敬問訊
起居達摩蜜多知其心念即便咳唾
使王承之尒時膩吒長跪合掌受唾
而棄問言我今堪王供不王即摧伏
倍生敬信尊者告王王昔曾於勝道
而來今可還從本路而去既聞是語
受教歸國尒時群臣咸生嫌忿云何
大王本訪勝人既得見之都不諮啓
王告臣曰汝豈能知若斯事耶我於
往昔積修福行今得為王才慧超世
尊者今我還修本業已受訓誨更何
聞乎王於後時至膩吒塔前路見有
五百乞人同聲求哀稱施如我王聞
是已大施乞人金銀琉璃象馬田宅
迴還造作種種施會極恤貧乏存慰
孤老正法治世仁育天下時有一臣
名曰天法便作是念云何大王見斯
乞人建立如是功德勝業即問王言
今王何緣見此乞人廣為斯福尒時
大王告天法曰乞人於我有深利益
以其身形及與語言欲見曉悟我昔
為王不修福因是故今者飢寒窮困

身體憔悴受諸苦惱王若不能乞匃
貧乏未来之生必當如我飢寒羸劣
彼乞人者其事若此吾悟斯事是以
為福天法白言王令不但位勝天下
智慧亦能摠御万國時安息王性甚
頑暴將統四兵伐罽眤吒罽眤吒王
亦即嚴誡兩陣交戰刀劔継起罽眤
吒王尋便獲勝煞安息人凡有九億
問群臣曰今我此罪可得滅不諸臣
荅言大王煞戮凡九億人罪既深重
云何可滅時罽眤吒尋置大鑊於七
日中煮湯令沸迴湧騰波熾熱焰盛
以一金環置斯湯内顧問群臣誰巧
方便能得此環時有一臣来應王命
便投冷水隨而取之手无傷爛尋獲
金環王告臣曰我所為罪如彼沸湯
悔必可滅猶冷水處吾所煞人雖有
九億其罪重者唯二人半我當煞時
有兩賢信臨被刑戮稱南无佛而我
煞之斯罪深重其一人者口言南無
未知是佛為富蘭那我復煞之故名
半人尒時有一羅漢比丘見罽眤吒
造斯悪業欲令彼王恐怖悔過即以

神力示其地獄所謂斫刺劒輪解形
悲叫哀號苦痛難忍王見是已極大
惶怖心自念曰我甚愚癡造此罪業
未来必受若斯之苦若吾先知如是
惡報正使我身支節分解終不起心
加害怨賊況於善人生一念悪尒時
馬鳴即語王言王能至心聽我說法
隨順吾教頂戴受持令王此罪不入
地獄罽昵吒言善哉受教於是馬鳴
廣為彼王說清淨法令其重罪漸得
微薄復有一醫名曰遮勒善解方藥
聰敏多聞利智辯才慈和仁愛罽昵
吒王素聞其名每常推覓會遇遮勒
自詣王宮王聞醫至即作是言我今
善能調和身體右脇而卧節量飲食
着斯之者何用醫為遮勒語言王能
如此宜應出家夫為王者縱情極欲
任放身口今王尚能斂攝防護何貪
斯位久居世間王聞是已自知理屈
即召令入共相慰問醫即語言大王
若能信受吾教隨順不逆當令王身
色力充足飲食消化終無病患王曰
善哉敬承来教其後不久所愛夫人

自覺有娠滿足十月生一男兒先已命終從胎倒出其母苦痛性命危惙從後展轉生輙如是尒時遮勒入手胎中解其兒衣然後乃出於是母人安隱全濟醫言大王自今勿復幸此婦人若近之者必當如本罽昵吒王婬欲火盛不自裁量更幸斯婦後續生子如前苦毒時遮勒醫始覺五欲過患根本便作是念罽昵吒王我躬教誨不受吾言致斯衆苦當知愛欲甚不可樂敗德喪身莫不由之壞好名聞汙辱梵行凡夫迷惑不能捨離智者了之觀如怨賊我今宜應捨斯惡法隱居林藪坐閑念定於是辭王出家學道高才邈世淵明博達演宣記論遊化世間復有一臣名摩吒羅智慧超倫才藝希世白罽昵吒大王若能隨順臣教必當令王威伏四海一切宗仰八表歸德宜密臣言无令彰露王曰甚善當如卿言尒時大臣廣集勇將嚴四種兵所向皆伏如雹摧草三海人民咸来臣屬罽昵吒王所乘之馬於路遊行足自擁屈王語

之言我征三海悉已歸化唯有北海
未来降伏若得之者不復相乗吾事
未辦如何便尒尒時群臣聞王此語
咸共議曰罽昵吒王貪虐无道數出
征伐勞役人民不知猒足欲王四海
戍備邊遠親戚分離若斯之苦何時
寧息宜可同心共屏除之然後我等
乃當快樂因王病瘧以被鎮之人坐
其上須臾氣絕由聽馬鳴說法緣故
生大海中作千頭魚劒輪迴注斬截
其首續復尋生次第更斬如是展轉
乃至无量須臾之間頭滿大海時有
羅漢為僧維那王即白言今此劒輪
聞揵椎音即便停止於其中間苦痛
小息唯願大德垂哀矜愍若鳴揵椎
延令長久羅漢愍念為長打之過七
日已受苦便畢而此寺上因彼王故
次第相傳長打揵椎至於今日猶故
如本如是馬鳴以大行願演甘露味
為罽昵吒王興大饒益其所度脫无
量億人所應作已便捨命行集其舍
利起塔供養馬鳴菩薩臨欲捨命告
一比丘名曰

比羅長老當知佛法純淨能除煩惱
指汝宜於後流布供養比羅答言善
哉受教從是以後廣宣正法微妙功
德而自莊嚴巧說言辭智慧淵遠外
道邪論无不摧伏於南天竺興大饒
益造无我論是一百偈此論至處莫
不摧靡譬如金剛所擬斯壞臨當滅
時便以法藏付一大士名曰
龍樹然後捨命龍樹於後廣為衆生
流布勝眼以妙功德用自莊嚴天聰
奇悟事不再問建立法幢降伏異道
如是功德不可稱說今當隨順顯其
因緣誕生初在南天竺國出梵志種
大豪貴家始生之時在於樹下由龍
成道因号龍樹少小聰哲才學超世
本童子時處在襁抱聞諸梵志誦四
韋陁其典淵博有四万偈偈各滿足
三十二字皆卽照了達其句味弱冠
馳名擅步諸國天文地理星緯圖讖
及餘道術无不綜練有友三人天姿
奇秀相與議曰天下理義開悟神明
開發幽旨增長智慧若斯之事吾等
悉達更以何方而自娛樂復作是言

世間唯有追求好色縱情極欲最是
一生上妙快樂然梵志道勢非自在
不為奇策斯樂難辦宜可共求隱身
之藥事若得果此願必就咸曰善哉
斯言為快即至術家求隱身法術師
念曰此四梵志才智高遠生大憍慢
草芥群生今以術故屈辱就我然此
人輩研窮博達所不知者唯此賤法
若授其方則永見棄且與彼藥使不
知之藥盡必來師諮可久即便各授
青藥一丸而告之曰汝持此藥以水
磨之用塗眼瞼形當自隱尋受師教
各磨此藥龍樹聞香即便識之分數
多少錙銖无失還向其師具陳斯事
此藥滿足有七十種名字兩數皆如
其方師聞驚愕問其所由龍樹答言
大師當知一切諸藥自有氣分因此
知之何足為怪師聞其言歎未曾有
即作是念若此人者聞之猶難況我
親遇而惜斯術即以其法具授四人
四人依方和合此藥自翳其身遊行
自在即共相將入王後宮宮中美人
皆被侵掠百餘日後懷妊者衆尋往

白王庚免罪咎王聞是已心甚不悅
此何不祥為惟乃尒召諸智臣共謀
斯事時有一臣即白王言凡此之事
應有二種一是鬼魅一是方術可以
細土置諸門中令人守衞斷徃来者
若是方術其跡自現設是鬼魅入必
无跡人可兵除鬼當呪滅王用其計
倫法為之見四人跡從門而入時防
衞者驟以聞王王將勇士凡數百人
揮刀空中斬三人首近王七尺刀所
不至龍樹斂身依王而立於是始悟
欲為苦本敗德危身汙辱梵行即自
誓曰我若得脫免斯厄難當詣沙門
受出家法既出入山至一佛塔捨離
欲愛出家為道於九十日誦閻浮提
所有經論皆悉通達更求異典都无
得處遂向雪山見一比丘以摩訶衍
而授與之讀誦愛樂恭敬供養雖達
實義未獲道證辯才无盡善能言論
外道異學沙門義士咸皆摧伏請為
師範即便自謂一切智人心生憍慢
甚大貢高便欲往從瞿曇門入尒時
門神告龍樹曰今汝智慧猶如螢

比於如来非言能辯无畏螢火齊輝
日月以須弥山等葶藶子我觀仁者
非一切智云何欲從此門而入闍是
語已赧然有愧時有弟子白龍樹言
師恒自謂一切智人今来屈辱為佛
弟子弟子之法諮承於師諮承不足
非一切智於時龍樹辞窮情屈心自
念言世界法中津塗无量佛經雖妙
句義未盡我今宜可更敷演之開悟
後學饒益衆生作是念已便欲為之
立師教誡更造衣服令附佛法而少
不同欲除衆情示不受學選擇良日
便欲成建獨處靜室水精房中大龍
菩薩愍其若此即以神力接入大海
至其宮殿開七寶函以諸方等深奥
經典无量妙法授與龍樹九十日中
通解甚多其心深入體得實利龍知
心念而問之曰汝今看經為遍未耶
龍樹荅言汝經无量不可得盡我所
讀者足滿十倍過閻浮提龍王語言
忉利天上釋提桓因所有經典倍過
此宮百千万倍諸處此比不可稱數
尒時龍樹既得諸經豁然通達善解

一相深入無生二忍具足龍知悟道
還送出宮時南天竺王甚耶見承事
外道毀謗正法龍樹菩薩為化彼故
躬持赤幡在王前行經歷七年王始
怪問汝是何人在吾前行荅曰我是
一切智人王聞是已甚大驚愕而問
之言一切智人甚為希有汝自言是
何以取驗龍樹荅曰王欲知者宜當
見問既說之後乃可證知王聞是語
便作是念我為智主大論議師問之
能屈未足為奇脫不如彼所損甚多
默然无言亦復非理如是思惟良久
不決事既窮迫俛仰問之諸天今者
為何所作荅言大王天今正與阿修
羅戰王既聞已譬如人噎既不得吐
又不得出設非其言无以為證欲納
彼說事又難明龍樹復言此非虛論
王且待之須臾當驗語訖空中刀劍
飛下長戟短兵相繼而落王復語言
干戈矛矟雖為戰器何必是天阿修
羅也龍樹荅曰雖若虛言當驗以實
作是語已修羅耳鼻從空而下王始
驚悟稽首為礼恭敬尊重受其道化

尒時殿上万婆羅門見其神德歎未
曾有剃除鬚髮而就出家時諸外道
聞是事已悉来雲集含怒懷嫉求覔
言辯於是龍樹以大智慧方便言辭
與諸外道廣共論議其愚短者一言
便屈小有聰慧極至二日辭理俱盡
皆悉摧伏剃除鬚髮就其出家如是
所度无量邪道王家常送十車衣鉢
終竟一日皆悉都盡如是展轉乃至
无數廣開分別摩訶衍義造優波提
舍十有万偈莊嚴佛道大慈方便如
是等論各五千偈令摩訶衍光宣於
世造无畏論滿十万偈中論出於无
畏部中凡五百偈其所敷演義味深
邃摧伏一切外道勝幢時天竺國有
婆羅門邪見熾盛善知呪術欲以己
能覺名龍樹白彼王言唯願大王垂
哀聽我與此沙門諍捔道力若彼勝
我我當屬之我若勝彼當見屬我王
言大德汝甚愚癡此菩薩者明同日
月智齊衆聖汝今庸劣豈可為此欲
以藕絲懸須弥山牛跡之水等量大
海我今觀仁亦復如是幸自思惟无

蹻高德婆羅門言王為智人一切瞻
仰猶如日月莫不觀察吾言虛實宜
以理驗大王云何逆見陵蔑尒時彼
王見其至意嚴駕往請龍樹菩薩請
旦俱集正德殿上時婆羅門即以呪
力化作大池廣長清淨池中出生千
葉蓮華自坐其上語龍樹曰汝處於
地類同畜生我居花上智慧清淨寧
敢與吾抗言議論尒時龍樹復以呪
力化為白象象有六牙金銀校絡徐
行詣池趣其花座以鼻絞拔高舉擲
地時婆羅門傷背委困即便摧伏歸
命龍樹我甚頑嚚犯逆大師唯願慈
哀聽吾悔過龍樹慈矜度令出家是
時有一小乘法師見其高明常懷忿
嫉龍樹菩薩所作已辦將去此土問
法師言汝今樂我久住世不荅曰仁
者實不願也即入閑室經日不現弟
子咸怪破戶看之遂見其師蟬蛻而
去天竺諸國並為立廟種種供養敬
事如佛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五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付法藏因緣傳卷第五 第十五張 [illegible]

東 [illegible]